

芝園集目錄

竹集卷之十三

序上

雲間考卷序

淞江文選序

徐伯子居實草序

尹公權新稿序

陳錫玄公車羔雁序

三子雕蟲草序

郁季雅蘆中制義序



可上印芝園集

序上

徐爾被制義序

四明兩楊生制義序

田生鄒生同解編序

鄧泰素近稿序

楚廬生小技序

徑山遊草序

葉玉城翔鳳軒雅義序

方士美應制草序

玉樹軒社草序

皇明詩義文範序

皇明詩義正宗序

樵李高戴兩生詩稿序

詩經傳旨一覽序

重刻朱子家禮序

武舉鄉試錄序

武舉齒錄前序

武舉齒錄後序

何氏芝園集

華亭何三子折著

序

雲間考卷序

吾郡雲間以九山三泖踞其佳勝而又以二陸肇其
 聲華遂稱名郡甲天下而學人士之文苑亦褒然稱
 最矣故曰翫其積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
 蟠也習其敞邑而不覲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纏也
 咄咄雲間夫亦驪龍所蟠而英雄所纏也乎雲間自

何氏芝園集

序上

有郡而有鬻官以來其以文章主盟海內者若太史
鶴灘錢公若學士東江顧公若宮詹儼山陸公若少
傳存齋徐公若宗伯平泉陸公若方伯中江莫公而
當時比肩後輩步武鴻裁鉅製代不絕人無論制科
為墨頌式為程足貽士林模楷即一試卷出有列前
旌而馳髦譽者逞逞膾炙人口遠近傳之以為此雲
間學人士執也其文在百年以內以外者幸不佞家
世業儒得搦其毛穎錄而遮戲馬申紙發函燦爛五
色而不佞某髻亂受經今幸以偏師當一隊稍亦銳

思文字之圃非躬親鉛槧則人授簡冊而繕寫之
暇乎先後所裒盈箱而成帙矣倘令當吾之世而不
一詮次付之剞劂氏乎將無散逸是懼于是乃與同
志者依年選義按部之編摠而題之曰雲間考卷而
命工屬為之梓梓成不佞受而展讀之其雅馴者如
歌投頌吹合雅而舞赴節也其清貴者如醴泉涌幽
蘭芬惠風流而祥鸞集也其秀羨者如衛之稚質趙
之鳴瑟也其烜麗者如標題之黠隸階隋之嚙响也
其瞻睥者如吸膏醲啖梁肉而披春條之綻綠也其

平正者如離子督墨匠石運斤而變襄薦法也其高
奇者如驤龍怒虎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其蒼古者
如鳥篆篆素玉牒石記也或操觚而卓爾或含毫而
灑然搜郡邑之人文啓機雲之墨妙蓋不啻遊都市
而奇貨畢陳涉汶陽而嘉禾錯繡登鍾山藍田而夜
光璠璣莫不寓目矣斯集也蘭臺之諸彥棘院之群
英其得奮翼天衢者亦既奏宮商垂金石而士有積
鴈求學篆刻為文終身治一經而不博一薦者亦得
以其岸辭片伎而流青霞白雪之音此不佞妄刻也

也即不佞寡見眇聞不無挂漏之誚乃其收百襍之
遺言採一時之逸韻和墨濡毫矚字校句不可謂不
苦心者矣觀者毋曰此學人士風簪寸晷所為褻裳
而應主司者云爾而輒弁髦之也

淞江文選序

天下操觚而習為文者畿以內外列為十五國風而
獨吾松之文指首屈焉若白眉赤幟于藝林者詎以
彈丸峰泖殊絕哉要其人文實領袖之耳先是錢太
史顧學士振鐸以來絕倫命世之才徃徃不乏第在

成弘時作者能使骨勝于氣理勝于詞而其文為渾
龐為樸茂降而嘉隆時作者能使聲調于耳色調于
目而其文為博大為華腴降而萬曆壬辰以後作者
能使格競于詭句競于玄而其文為險奇為峭鷲即
其中言人人殊瑜瑕各不相掩而跡其遇合之數又
若至長而反短至短而反長者迺吾郡文章之遞代
則畧具于斯矣錢子穉宣淵源家學狎主詞盟結好
千秋覃精百氏而于一方俊髦之撰著又復不遺鑪
錘間其所手輯文選三編先以後編梓行于世蓋觀

于稽之絃阮之嘯而上之周情孔思舜步堯趨可知
也說者謂古之風雅流而為變而唐詩初盛之音亦
流而為中為晚此殆日化歲殊以至于是彼所權衡
而推挽之豈人力也哉雖然均之風雅而變者之怪
激終不勝正者之和平而唐詩若接武餘響之云亦
終無當于正宗正始嗚呼此可為知者道耳

徐伯子居海貝草序

蓋老氏之言曰：古其實不居其華余讀書至此未嘗
不掩卷而嘆有味乎其言也雖然持此以品隲制舉

家且有說焉制舉之家取其說理則主之以實取其
 敷藻則副之以華此所謂華實並茂云者即尼宣文
 質彬彬之說可以按而觀也古虞徐伯子廷珍居實編
 大都規範本體以男截浮靡而走筆動墨渾如橫錦散
 珠華腴又復不之其以居寔命編者倘亦憤世嫉時
 補偏矯枉之意乎廷珍以名家子負高世才圭璋其
 器淵岳其心于茲祝林文圃間綽有繡虎雕龍之譽而
 以辛卯得雋于鄉比上春官而歸益闔戶讀書下帷
 發憤蘊藉神情以陶鑄辭令此居實編之所由以著而

亦特其一班者耳乃邇來時文之敝習則常與不佞
 侈口劇論之論曰夫先輩之文稟經以製式酌雅以
 摛詞理不謬綴其枝字不妄舒其藻而結響布格又
 凝而不滯堅而難移即眇眇可以生姿咳唾可以搖
 骨非聖賢之本旨不道也其馳聲正始之路按轡大
 方之家有以也哉若後進獎氣使才附聲測貌或理
 在咫尺而騰躍山河或義在生人而描摹鬼域或思
 在肺腑而索摸皮膚剽竊佛家瓊語綜述子氏碎文
 遂輒雄視高談意不可一世甚且舉聖賢經傳而塵

何士抄卷之四
序
五
垢之此如以犬羊而蒙虎豹之鞞螢燭而假日月之
光巫者憑神托怪妄為禍福之言儻者塗粉傅朱雜
以叫號之口徒為有識所嗤笑耳文習嶮噉一至于
此太行孟門詎云漸絕可不為寒心酸鼻也乎推此
之論故知廷珍之獨照玄秘首倡筆區跼粵相銜華
不掩實蓋庶幾彬彬焉倘所得于老氏之解而酌之
為文者其意念固深也刻成以序委不佞不佞遂書
此報之使知末俗靡靡亦有大雅之音在而指日
大廷之奏設九賓而佇聽之必且以為天籟且以為

希聲而彼靡靡者捫心媿矣

尹公權新稿序

尹生公權者余及門弟子弟子而高足者也蓋余為
博士時則嘗效馬季長施絳帳授生徒執經者屢亦
滿戶外而獨推尹生陳生李生才往學使者論秀三
生操觚而出皆裒然舉首冠其邑諸生入試于棘闈
之下彼其時駒未齒乎而種且汗血吾以為絕塵而
空群矣誠不虞尹生者淪落以至于今猶未騰雲霄
而上之也可恠也夫昔尹生北面師事不佞今北面

何一抄之因集
尹生者又皆譽髦而猶與之建旗鼓闢捷不幾蝸角
之爭乎哉以故生居恒墨墨不自得而其為文則愈
苦而愈工嘗出一編手而讀之其局先景而布則以
格勝也其辭逼意而來則以調勝也其趣傳情而發
則以韻勝也其順颺而翔者則以正勝也其蒸雲而
變者則以奇勝也其千萬言而泉涌川流則以用多
勝其一二語而碎金零玉則以用少勝也程之古進
逞就法而不廢才試之今進進伸才而不廢法進之
先民而與之句角字批亦必不以下駟走雜之新進

少年而隨之響附影逐又足以奪其席而睥睨之文
至此可謂工矣子終襲而藏之為帳中之秘也者則
何不一梓之尹生避席而起遂巡而揖曰夫以弟子
之無文也而復轆軻不遇也而一旦托之乎剗刷以
雅自張其名毋乃為造物者讐乎余笑而應之曰造
物者既讐子以遇矣而復讐子以名乎哉造物非讐
名也讐夫實不足以副名者也吾子修其實于鉛槧
之間而揚其名于里閭之外造物者豈終讐之此如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不能具足而行而吾不理其光

彩出而示之人人庸何傷其為至寶此吾夫子所謂
沽之者也今而後吾卜子之大有遇於時也寧惟無
號再刑亦寧止照十二乘易十五城而已哉尹生唯
唯昔漢庭有鍾興者以經義授皇太子及宗室諸王
詔封關內侯爵而興從容言于帝前曰臣師丁恭也
異日者尹生用經術顯而輒稱何子吾師乎則不佞
其與有榮藉矣

陳錫玄公車羔雁序

陳伯子錫玄不佞友黨中石交也不佞生九峰之陽

弱冠而知吳有陳子陳子生虞峰之麓弱冠而知吳
有何生蓋遥聞聲而慕久矣歲己卯俱遊南太學中
又俱為大司成所器重我兩人同藉亦同名遂雅稱
同調云顧陳子之才十倍不佞不止不佞何敢望後
塵也而乃先陳子薦于鄉後十年而陳子掄辛卯魁
薦聞報之日不覺為故人彈冠因憶曩年夢寐之事
有足竒者曩亦秘不語人而獨以語陳子兩人乃深
心期許焉豈不佞之逡巡一第固有待歟壬辰之役
成兩人各出試卷相眎其文足可相當而陳子低回

久之忽大呼曰 天子有詔釐文體今日之事其我
與子為政乎不者且當並擯所謂得則俱得失則俱
失者也不佞應之曰夫我與子之失得亦小矣乃文
運世運之盛衰所關有大焉陳子銜之而退無何除
目至而兩人果皆下第矣比時束裝而歸聚而盟曰
夫士所圖不朽者千秋耳此何足以浮沉軒輊哉顧
今業已墮落文人之障柰何棄去今而後其操繩墨
按鼓率以待之乎盍少貶乎其繩墨鼓率之中而
出牝牡驪黃之外乎其相與夙夜勉旃于是不佞歸

而築一環堵之室肄習其中即于經史群籍不敢自
謂有窺庶幾涉獵其什二三馬間亦搦管為文語不
靡靡錚錚第如理如吾意而止其中顧有以自得恬
如也而亦時時裹糧為山水遊遊至虞山過從錫玄
陳子陳子先是結廬讀書尚湖之滸謝賓客不闕園
者兩暮而卒聞不佞至則放舟側履以迎盤桓者累
日語及疇昔輒相視而笑札札道夢寐事不休最後
乃出近所著稿若干首授不佞不佞受而卒業之大
氏樹格于典墳之區選言于宏富之路隱括乎竒正

之際斟酌乎質文之間華腴而不傷骨馳驟而不傷
理豪宕而不傷氣蓋察其為才自然而至揆厥原本
韞藉居多誠顛門之大方而獨照之宗匠也若近世
之支離構詞勦襲爭巧傳豐肌于枯骨綴繁華于朽
枝甚而魑魅魍魎伏在筆端瓦礫泥沙竄入文苑者
相去不千萬哉吁嗟乎此雕蟲小夫所為大雅之人
必不肯為此也陳子聞而避席于時其門下士某某
數輩請付之梓以為今業舉者范型而乞余題其首
余題之曰公車羔雁是役也持以奏伎南宮世有能

與子抗衡子不哀然居首者乎不佞媿不嫻于文亦
匪知文者第至談說文秬選選不能下人非負氣彊
項不下也不佞取以自程與所程世者壹稟于聖賢
之軌先民之經而屬者抽辭之子不啻敝帚視之此
而炫飾主司之前掇拾青紫是詭遇而獲者耳無論
陳子品高即不佞驚下亦豈甘為詭遇者哉雖然茫
茫宇宙寧詎無人苟有知我者即不詭遇亦獲矣無
為王良所笑矣

三子雕蟲草序

何士柏芝園集
序
蓋文之難言其說長矣豈世運有淳漓而文章有高下耶豈一人之身乍賢乍不肖一主司之目忽玄忽黃耶豈所為文者虛無不可執着之物而所為衡文者窈冥不可索摸之事耶我國家設制義科以繩墨收天下士垂二百餘年所稱大方之家上罔顯于成弘中莫盛于正嘉次靡著于慶曆而成弘以來及曆之初年其文彬彬具在可指掌睹也則是文非難言也乃近世之文難言之矣操觚者不啻築室道旁而談者亦復不啻聚訟爭言如此者中程如彼者不

中程而中程者未必如此不中程者未必如彼至所謂如此如彼中程不中程者其墨其白其雄其雌口可得而誦目不可得而別識也難言哉難言哉吾友范長倩我郡名士也雷元亮袁吉卿江右名士也乙酉之試元亮與長倩同舉于北而吉卿亦舉于鄉海內談說能文者指凡三屈若鼎足而立云三子負八斗之才窮二酉之學將前無先喆後無時髦而其為文率皆韞藉深沉爾雅適古即片語隻字剗剔珌珌重之遂刻有雕蟲草行于世亦既閃爍人目而膾炙

何二詩其國集 序
人口矣顧其閃爍其膾炙者三子之所自為文而黑白雄雌懸于衡文者之手三子將持之為羔雉乎抑借此以騰蹕其聲而卒與之浮沉俛仰乎抑鑄古範今裒為不朽之業而一切窮通失得如虛舟飄瓦任其所之乎余與三子忝竊同調又同病人也試質之謂何然余于三子又不敢比肩而論者三子之年視余皆少翩翩乎可俟時來而余犬馬齒壯矣余誠寡昧無所知識獨于制義輒斤守成弘嘉隆諸大方之文章為型范無敢失墜而間亦不無一二取材于時

乃屢試屢蹶足未登甲乙之途猶然故我也今且買半畝為宮一畝為圃誅茆結廬其間枕流漱石彈琴賦詩暇則讀先秦兩漢六朝諸子而倦則據胡床高枕而眠飽後飲餘與奇人俠士言則意氣不覺慷慨至或抵掌譚天下事而門生弟姪輩有問及文苑者輒低眉不應矣第風雨之朝座上無客間取成弘嘉隆諸大方之文憑几一再讀之則聲出金石真泠泠乎盛世之文哉盛世之文哉嗟乎嗟乎衡文者司命惟所軒輊耳夫復何辭藉令今學人士披覽成弘嘉

何士拙著園集 序
隆諸大方而以為非盛世之文且以為弗逮近世之
文也如三子之文淵源大方而讀之者亦以為近世
云爾也則文果難言余不敢復言文矣

郁季雅蘆中制義序

余自壬辰之春復不第於南宮而歸也蓋口不含毫
而手不握管矣乃讀郁子蘆中制義又不無有動于
中者郁子季雅攜李人兄弟俱知名士余門生陳仲
醇嘗稱其人以為交游少雙才情無兩而社友今吉
士楊彥履延之為其子傳季雅因讀書雲間三年余

聞其名而未識其面亦生平一恨也今歲天假之幸
館於余仲氏家始得與相友善語曰名下無虛士
信耳余從仲氏時時過訪季雅則輒聞伊吾聲若詩
若賦若古文詞有叩則隨口援毫輒應而又輒出所
藏稿若干首眎余余受而讀之其氣之汪洋如決江
河而流也其光之璀璨如引星辰而上也其法度之
森嚴如按紀律而兵也此寧旅蘆中人旅蘆中寧詎
有此余卒業而歛衽焉是編也持以飛翔宇內將橫
行直上豈不能唾手雲霄而乃逡巡一弟子員哉而

何士拙志園集
乃逡巡一弟子員哉說者謂文章特雕蟲小技耳乃
所關于世道盛衰不為不大如在下者而多椎魯不
文之士其世可知也在下者而多秀美能文之士其
世亦可知也故每誦簡兮之詩以為太息而詩有兔
置又出文王時所咏以此知下多遺賢未必非盛明
之世古昔尚然而奚怪乎今日也嗟乎嗟乎不文如
不佞欲棄去經生業而不能以季雅之能文欲求為
經生而未可得其于世道竟何如耶時有坐客嘲曰
夫士生于世直蟬蛸耳即逍遙嘯傲為達士散人左

手披梵貝右手抽仙笈或坐山頭一塊石或弄隴頭
一片雲何所不適而又何苦呻吟咕嗶戀戀老經生
為客解之曰此所謂雞肋者也食之無肉而棄之有
味者也余聞之不覺大笑絕倒嘆服兩人皆名言而
季雅遂請詮次其語書之為蘆中制義叙

徐爾被制義序

徐君爾被以妙年之秀抱不羈之才句必驚人詞能
拔俗此時髦之追鋒脫穎者也客有授其文剖劘者
而微言于余余于君尊公雅有同袍之契而于君又

有交臂之歡乃為援筆叙之余惟蒸民之生靡不有才其才亦靡不有致夫苟極其才之所致則何不高出九天深潛九淵大包無際細澈無間如道德逍遙之篇楞伽法華之部所為汪洋誕漫驚采絕艷者哉盛明之世第不弗廢之與儒者之教並存霄壤間而獨揭五經四子以廣厲學官令學人士俛首帖耳規規為制舉言者此無他故夫亦以奇衰之說非所為訓耳而何世之業儒者弁髦義文土梗孔孟而于老莊佛氏不惜舉衣裳而從之濡手足而入之也嗟乎

則曷不以五經四子按而讀也夫五經四子古昔帝王聖賢之治法心法具焉其言平正坦夷使人易知易曉今為制舉言者乃不談天雕龍曇花祇樹不已豈學人士之文竟出帝王聖賢上而反凌跨之耶亡乃逐影而吠聲效顰而學步者耶先輩能文之家如王太傅錢太史唐中丞瞿少宰薛考功其文具在豈此數先生者不能高視濶步以其才踴躍翱翔而後生新進之塊異遂能過之耶且人人在生自以為挾隨和之寶家家佛氏自以為握靈蛇之珠是何今世

才士之多耶此皆不佞所未解者不佞髫年授經弱
冠課藝非聖賢之書不讀也間嘗涉獵諸子百家以
資斧藻非其好也顧自數年以來竊睹操觚之子心
醉竒編手探怪字固已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歲不
同矣不佞時與社友門生校讐文執常以此意效其
區區而未有以畢其說也乃得徐君所刻文章而讀
之因有感焉君胸吞雲夢筆吐天葩辭來鑠今氣往
逼古視之則綺繡聽之則絲簧佩之則芬芳味之則
甘美詎不亦絢爛縱橫而極才人之致歟跡其所用

子史都屬陶鎔而典謨風雅之談亦復不廢文如是
是則何傷于竒而亦無詭于正此不佞所以喜而為
徐君叙也雖然河圖畫卦洛書叙疇玉版金鏤丹文
綠牒誰其尸之獨有神理而已吾又願徐君一意乎
此矣

四明兩楊生制義序

蓋聞之法曰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
也夫文猶然爾兵不竒者鮮變文不竒者罕特夫竒
機也固兵家之要妙而儒生之至精也是故為櫓為

楯為金為鼓為祭為幢為刀劍為鉞銳為戰戟為旌
為旄為臨衝輶輜為弓矢兵材也五兵結伍五伍結
隊五隊結攢五攢結曲五曲結部五部結陣兵制也
迺其窈窕冥冥紛紛紜紜往來離合險易虛實動靜
主客出無形而入有形如龍馬嘘雲御風而莫知上
下也則兵之奇也所謂機也夫文之布格遣辭措意
于九天之顛而揆意于九淵之泉亦機也太史揚長
公之麾偏師而向中原靡不人人北也機也敏叔執
轡弭明叔執橐鞬凌厲天下而莫敢誰何得其機也

故材欲富制欲備而機欲神材富則不竭制備則不
亂運無窮之機以進退終始其野有衝敵對有立國
者乎古文自六經而下逮盤庚周禮檀弓左國咸陽
兩京諸家百子者流言人人奇矣俄而離俄而合俄
而虛俄而實機運而天下之變生焉不能遏也而世
且曰博士之言非古也奚以奇也則伯仲之綜古而
善出奇者又奚以稱也淮陰侯兵何雄也縱橫轉鬪
于諸侯之郊中角秦左角趙魏右角齊楚迭戰而強
背戰而勝者何也則奇之道得矣淮陰繕于兵兩生

善于文智擅國師而技稱國工均也乃其用奇亦均也兩生之肖前詰而揚名聲者豈猶然人也與哉不佞善譚兵而亦善北精已消亡矣不以其骨釁鼓而走使于百里邀之以言將無謂廣武君之策不售也則成安之罪也乎

田生鄒生同解編序

不佞不能文顧獨喜談文尤喜品隲文故客有持以相眎者妍媸好醜頗亦能辨之若近世頻年以來無論鄉塾咕嗶之子相與襲陋承訛吠聲逐影即所稱

凡幅而垂范型者其為玉為砮砮為珠為魚目雙眸若昏無復能辨則吾甚不解耳嘗竊私論 國家文章之運大都十年一變或變而質或變而華或變而奇而正第未有變而為魑魅魍魎之語者夫文之有體猶人之有身也今如一篇之中不發正意而常起夫蓋話頭四股之後盡用頽詞而削去哉乎字面若中間小講大講長比短比率多先後失次重輕失倫然則人之一身耳目口鼻可易處首足腹心可倒置乎文之有法度猶兵之有紀律也今如宜操而反

何士拙芝園集 月
縱之宜闔而反闢之不由粗而入細不由淺而入深
不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然則兵可不按隊
位不司鉦鼓乎文宗經傳猶人必宗祖民必宗王也
今如經文傳註一切視為腐爛故紙而取材于牘中
之句詭說于理外之譚非老非莊為鬼為蜮甚至以
時事作本旨以兩說作一題畔道離經獵科攬第然
則人不宗祖而可自為一姓民不宗王而可自雄一
君乎凡此皆文之極弊禮官言之再三 廷諭勅之
數四而卒無一二丕變響應者噫亦大可怪矣蓋不

佞以遊抵淝得讀田生公兩鄒生志顯之制義而竊
沾沾為文運喜焉鄒生生于越田生生于閩道里相
距奚翅千里而遙而鄒生之尊人叅知公宦遊八閩
中獨竒田生才以禮為羅而致幕下因與鄒生為筆
研交而兩生莫逆于心相得歡甚以故講業校稅時
必同堂聯席共得制義若干首而謀餼以傳者並付
之殺青云吾讀田生之文其翩翩之致泠泠之氣若
飛天仙人不食烟火而望之則飄然遐舉也吾讀鄒
生之文其溫溫之詞雍雍之度若深閨處子不施脂

何士披卷園集 序
粉而望之則冲然閑雅也撝而讀之則神情全而奇
正生骨肉停而華實茂常攄獨得而亦復發明聖經
自鑄雄詞而亦復動按古法邇來鉤棘謬悠之習不
一落其唇吻而亦不一搖其筆端真詞壇中之俊髦
而藝圃中之正脉也其離之則兩佳合之則雙美者
哉不佞之交臂鄒生也在數歲之前覲面田生也在
立談之頃而其傾心于兩生之文也則在卒然欣賞
之間乃遂為作同解編序而序其可為世程如此異
日者兩生執此為雁雉而翱翔青漢彪炳明時其亦

以不佞為知言也夫

鄧泰素近稿序

人亦有言士罕兼才烏覩夫制義詞賦雙美而並馳
者此殆不然士患無才耳才則獨往獨來時張時翕
神與情合意與象俱古與今鑄使之治制義則制義
工使之治詞賦則詞賦工如承蜩御馬靡弗中矣不
佞常提衡此說以程藻才品且無謂為知言又何論
其人足以當之者今豫章鄧孝廉泰素真其人哉往
遊長干從友人讀所著吳歛稿言言正始已登騷雅

之壇私心竊嚮往之以為海內有此詞賦家其才何
所不至獨未得即讀其經生言以為太息無何而泰
素南遊且揚三泖之帆而躡九峰之筓矣至則過後
不佞不佞倒屣而迎望其眉宇軒舉若喬松古鶴然
其意氣稜稜慷慨好施能急人之急絕無世俗拘攣
賄韋之態而唇吻所向又若懸河而注游刃而解者
不佞曩聞其名廼今識其面目併其心胸豈非豫章
之材而吾黨之翹楚乎洎出文稿若干首捧而卒業
焉大都取材於典墳發藻于秦漢而定格於成弘正

其文不失先輩范型而亦不墮近時俚陋他
如經學子書撮拾禪教一切可怪可愕不可讀不可
解之談悉為唾去後生誦之或謂無精光焰采乃其
養固已深矣若紅雪齋沁園諸集其所為詩又皆賈
其餘勇而出之者又足以縱橫大雅而凌轢中原此
以知泰素持制義以與文士角當不在與謙應德下
持詞賦以與騷人角亦不出少陵輞川之間按左按
右無不如意是真所謂之兼才者也嗟乎不佞之才
鈍於斯兩者一無所窺而泰素有兼才故兩習焉而

兩臻其至則不佞前者之說其弗益信然也夫其弗益信然也夫

楚盧生小技序

邠邑盧欽甫者矯矯名士也海內稱楚才必首指盧生云歲乙未不佞挾策上春官冰霜刺肌嬰犬馬疾逡巡野店獨後至長安至則與欽甫邸寓重重隔一扉耳而以病魔縑其雙趾幾交臂而失之迨與邂逅有傾蓋歡而欽甫駸駸乎治裝言邁矣乃篋中之藏得一請而披閱焉如入武庫探寶珠無論才情寥廓

即該博亦罕覩其傳者恨相見之晚而竟秣駒以去也丙申夏初不佞漫遊白下從馮開之司成談屬者六節之試盧生舉首而亟揚詡盧生才不佞問而知為欽甫也避席起曰此楚盧生故所稱才者也開之亦蹶起曰有是哉盧生名下士哉因相視而笑而別一日欽甫過余鷄鳴禪房歡然道故方晤對不再信宿而欽甫以授經業施絳帳于真州鼓棹往比不佞亦徘徊江上濤有廣陵之役又得從欽甫遊欽甫偕其高足汪士元讀書王叅軍別墅陰竹木之玄風吸

松葵之湛露烟霞泉石盡羅胸中時或散髮箕踞高
嘯豪唵意豁如也蓋不佞追隨旬日間相與敷衽論
心商不朽盛事而暇則授所著近稿讀之洋洋乎灑
灑乎而剖劘氏因有問序于余者余惟今世帖括之
夫一有撰述輒剗心鏤腸五臟欲吐而鹵鹵莽莽竟
不得真諦玄詮此所謂卮言亡當者耳欽甫落紙如
雲動藻若飛而字字句句亦復鍛鍊鑪錘悉臻神境
是何人所殫思疲精晝夜構之不得者而欽甫獨刻
之哉夫亦其馳騁百氏沉酣六經緼藉而時出

之乃爾固非彼矜奇者流臨文而索句徒自傷氣搖
骨去大雅滋遠也刻之命名曰盧生小技楊雲有言
雕蟲小技壯夫不為夫以詞賦猶云小技也而矧乎
博士家言且以欽甫之才游龍舞象視之又小小者
耳顧尚悅首為此而以其身作五色蠹魚于鉛槧間
柰何不自懊惱愈益辱而小之乎雖然欽甫工詩善
古文復有意經世名世異日者許大豎立足自千秋
而特借博士家言以為媒為階梯也則亦非小技云
爾已

徑山游草序

武林故多才若吾友李明卿氏則其才更卓爾不羣矣明卿之尊人為清白吏所遺董董青箱以故明卿家徒四壁立乃其中超然常有所自得者而讀書賦詩講執譚道澹如也性尤喜游亦工詞賦嘗涉淮海汶泗之濱過鄒魯齊梁之址而徘徊于兩都之間乎古濡毫五色若絢彼其少負瑰璋之聲長成珪璋之器固天性哉而要所得于山川之助者亦自不少爾居在六橋三竺間明卿謂為此我兒童時戲嬉之所

不足以恣其遐覽而開其曠襟于是乃裹糧而游天目天目之支山為徑山者明卿竟日徜徉不厭因偕二三子棲馬所著徑山游草則相與肄業其中弄月朝風聽松枕石會烟霞雲物之景而操筆成馬者也吾讀其文格必凌空氣必奔電意必鑄骨語必驚人真如出匣之劍麗天之星鋒鏘光芒令人不可迫視而王生抑甫心甫洪生覲卿其文之邁勁雄奇閑肆逸宕不啻似之豈其師友淵源殆自有漸歟諸君子可謂極才情之變而登作者之壇已雖然文以才勝

何士抄卷之四
亦以養勝夫所謂養者如金之在鎔玉之就琢雞之抱卵龍之守珠未易言也諸君子以如是之才而又能深之以養其稱大方而擅名世固可左券余言也哉

葉玉城翔鳳軒雅義序

翔鳳軒雅義者我同年玉城葉使君所為制舉義也使君以毛詩名家登己丑進士高第而旋以名進士出為湖之蘭谿令令未朞年而邑之薦紳先生若士若民爭錄其制義以付剞劂而又爭裒其治行以播

咏歌蓋余入其境而文章政事之名塞人口灌人耳矣夫文章之與政事原非二途亦罕兼譽而使君何以兩擅之一日與使君談談且夜分而後知使君之政事皆從文章中得力也夫文蓋難言矣哉非文之難言言文者難也言者曰文章與時高下故時有好尚則士競鶩之以投其意而鬻其聲此非獨于文也即風俗好尚若古所云高髻大袖者亦徃徃有之第好高髻而高至一尺其流弊猶在髻好大袖而袖至全帛其流弊猶在衣乃今日時文之流弊則有大謬

何士振之園集
昭代之文尚樸茂則士趨質
不然可駭可嘖者矣
尚華采則士趨文尚平雅則士趨正尚高特則士趨
奇其趨之弊也或流而俚或流而靡亦或流而庸而
詭然于質文奇正之體未甚逕庭也故上者造其極
擅其宗而下者亦不失邛郫之學步若近世搦管之
士率視聖賢經傳如土梗先進矩矱如弁髦而其筆
之為文也則如鬼如蜮吾不知其于質于文于奇于
正品格何居也其流之弊又非特為俚為靡為庸為
詭而已也此曷故焉則以世無獨詣之人人無獨得

之見遂至與世浮沉愈趨愈謬耳余讀使君制義
而不俚文而不靡正而不庸奇而不詭其姿態神情
在牝牡驪黃之外而其體裁法度在方圓繩墨之間
蓋自攄意見自運機軸自吐胸中之蘊藉以成一家
言而嚼然不滓于時者非所謂獨詣其人而獨得其
見者耶余生也鄙復久踣于雕蟲安敢妄為雌黃徒
博英雄竊笑顧與使君談久不覺兩相忻合而又醉
心于使君之文于是輒敢促膝抵掌而開口言文矣
宣尼大聖雅意從時第從純冕而不從拜上故可知

也屬者 廟堂下明詔發德音期一釐正文體而海
內未有靡然向風者如使君翱翔皇路狎主詞盟而
不日且操衡文之柄尚語海內人士無務阿時所好
為迂怪不可窮詰之語而從其所不必從者哉使君
之令茲土也其治大都秉之以實心而行之以惠愛
本之乎渾厚而發之乎精明凡所弛張沿革輒自為
主持而不徇于時俗一切苟且煩苛之政蘭之縉紳
士民類能言之頌之余固知其以文章飾吏治也使
君者其孔門之由求游夏合而為一人漢史之藝文
循吏合而為一傳者歟余不佞有以試之故喜而為
之序

方士美應制草序

我 國家制舉之科以文章校士而能文之士以理
學擅名士所為文有不淵源理學者即麗詞繪句悉
屬枝葉之談于道無當于式無合矣夫理學何昉乎
昔者孔子坐杏壇之上進七十子而講學焉惟時鄒
魯之墟其道大明如中天之日相沿而漢而唐以迄
宋元則呂成公以中原文獻之傳為發首倡而何文

定王文憲金文安許文懿四君子者起而羽翼之故
古今談理學者以魯為宗以婺為派厥有由哉蓋余
讀方使君士美之文而輒重有感云使君于東郡為
章縫而蜚聲甲第于金華為冠冕而標異循良今其
文已付剝削八婺之士咸受而矜式請北面而師事
焉豈天將使孔氏之學由魯而婺以振鐸于此一方
歟何其數之適符合也輒近世學人士類襲左國之
華拾馬班之吻而其後又一切厭棄之遂獵取二氏
語窟入文中自謂足以睥睨一世凌鑠千古而其最

鈍極劣者亦往往勦陳說騁游詞讀之如啖木札了
無味耳柰何言文此無他故彼蓋土偶聖賢贅龐經
傳而于理學蔑如也廼方使君應制草則余嘗卒業
而意快神竦竊竊然嘆以為必傳者想其胸中醞釀
于六經沉酣于孔氏陶鑄于先輩宗匠而神鏡玄覽
自得其活潑之機于性靈故其文矢口而發揮毫而
成不加點而工甚手與心應意與象流文與質彬華
與實茂竒與正合骨與肉勻疾讀之則流水行雲若
出之甚易徐玩之則敲金戛玉若營之甚難淺而索

何士披芝園集 序 二十八
之則授之操觚挾藻者人人能讀能解而深求之則
雖碩儒宿學亦不能闚其堂奧而矚其藩籬真秬林
之赤幟詞壇之飛將而文章家之正的也茲刻行誦
之者舌噪而售之者紙貴將胥八婺而型范之夫豈
惟婺即山以東江以南浙以西東而海以內外亦將
奉使君為模為程蓋理學之原自魯儒一人而後衍
于婺中諸君子者使君以近聖之英守土之吏左受
而右承之以不墜厥緒此其數若合浦之珠豐城之
劍亦大奇矣邈使君本始又為新都人豈南方之學

得其精華而北方之學所以蒙傑者歟竊聞使君之
令婺也其所視事廢興軫民疾苦剖獄訟曲直問錢
穀盈縮者率多本以愿心持以定畫而斷以大義不
為刻覈操切而亦不為鍛鍊擊搏政故暮年報可三
年報成而四知三異之聲且載口碑而流道路余以
為卑父有琴武城有歌而使君四境之內有絃有誦
殆不待文章著稱也者夫以文學而發為政事則其
政事有所原本而蔚然彪炳卓犖乃知以經術經世
務固非偶而已也 昭代名臣若婺之楓山先生及

何士抄卷之九
二十九
勾餘陽明先生輩功業節義皆從理學中得之而使
君亦將以此羽儀于朝而翱翔于世蓋聖門四科君
得其二矣雖然屈指非久且膺 璽書置身日月之
際將無謂為雉雁而弁髦之哉余且拭目以觀使君
之入而持衡秉樞必有所以挽回世風宣揚文化者
余嘗服膺使君之論而雅重使君之刻何敢以不文
遜也于是乎書

玉樹軒社草序代

玉樹軒社草者虞山四生所著稿也四生為顧兩生

伯欽仲恭及馮生嗣宗何生仲容蓋于邑中並稱名
士云琴川才藪士之負竒抱異以文章名者自瞿文
懿公而下代不乏人余之縮篆于茲也嘗以簿書聽
斷之暇進青衿之彥揚確執文所得士不下廿餘輩
而其尤者則首得顧兩生後得馮生何生馬四生以
瑰瑋之姿雲霄之志相與結社為文其文大都取材
于史漢老莊鎔冶鑪錘而出之絢若綺錦峻若峭峰
勁若挺松逸若飛驥變幻若雲霞出没若蒼鷹之摩
太空而汪洋若百川之注東海文至此豈不亦竒乎

哉蓋四生者其才各極所致以自相雄長而揔之極才人之致以雄長于一時此猶戰者旗鼓對壘敵相當也鼓琴者流水高山迭奏音相調也射者交發于道矢觸而塵不揚藝相比也執此以往黃金贄而白璧酬余將操左券以決矣今學士之作者思通鬼神而俗不曉聲諧角徵而世莫知此非作者之罪也俗之所稱大雅之所擯也世之所疵千古之所快也然則染翰操觚將投世俗之好乎將游神于大雅之途而究心于千古之業乎此在四生當自能識之無庸

余言在海內當必有知四生者亦無庸他置曝耳刻成以眎不佞不佞與諸君子竊有一日之長而又叨一日之知其付之剞劂而貴洛陽之紙者固余所嘗丹青其言金石其價而欣賞珍襲之以為奇文為秘寶者也于是喜而遂為之序

皇明詩義文範序

劉舍人曰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耳吁嗟乎舍人之言哉余讀之而喟然有傷于詩也塗膏于唇調鍾於吻局矩造規自

命立極噫詩儘矣且無言三百篇即大曆逆數而上
杼柚玄黃吐納造化何隆也 明興以五經試郡賢
良文學及茂才等治詩者倍諸家乃其善舒性慧妙
立情致則代不數人人不數篇篇不數語而今亡不
謂善言詩穴紙蔓木比于牛迹詩儘矣余嘗上下諸
名公作輯為一卷凡有三品崇實織理以作爾軌式
彼多士復乃正始是為程文文範磨髓剗腸角綺闢
芳聲比金石色逾琳琅是為墨卷文範伏思湛神以
畢爾精含毫散珠熏墨吐雲是為窓稿文範嗚呼此

所謂善持而宣性情者也雖起而嗣三百篇可也

皇明詩義正宗序

予觀今之治詩者比之群經嘗十居其半竊以為詩
學之易究故人之習而攻之者如此衆耳及誦少陵
集而有晚年筆力窺陶謝之語則始憮然異之夫陶
謝雖工于詩矣豈誠有加于三百篇哉以少陵之躡
佳句者亦豈遽出其下哉然猶假于晚年而後窺則
其他可知也若吾儒歆登析詩教而攄之文辭以發
揮其溫柔敦厚之旨寧直窺古人之筆力耶蓋并其

精神意象而悉著之觚翰間矣且三百之言深於陶謝而吾儕若少陵有幾則雖童而習之白首而未能窺其一二者無惑也雖然詩學之有的也猶家之有宗也家得其宗而後子孫之苗裔可以無陵奪之患詩學得其宗而後士子之文辭可以無支離汗漫之苦故今人之無得於詩也未必皆詩之難究而其弊嘗在於失所宗耳我皇明以科第徵求天下明經之士士務明此以應其求則六經之道誠不啻日星之炳矣乃治詩者又居其半彼夫瓌瑋卓犖之才其

會通古人之精神意象而非徒以筆力窺者詎少人哉予因旁搜博採得先輩以詩名世之作凡百餘篇帙而關之則闕竅開解音節洞朗如身殷周之間而聆猗那關雎之嚮忽不覺其神融而心醉者遂與同志謀曰此吾詩學之正宗也學者循此而求三百之義則所謂精神意象恍然若有契乎其中當不待少陵之晚年而後窺矣若而集者可不鋟之以廣其傳乎于是馮王彭范諸子各捐其所梓之費而欲速其功以觀厥成且以幸詩家之中興也至其間釐正考

訂鳩工底績則伯說范子之力又居多云

携李高戴兩生詩稿序

夫今以制舉義談詩非古也其為教溫柔敦厚非當于解者不能窺三百之藩籬而欲撮其故紙之言以希與作者遇也難之矣難之矣高皇帝取士以經異得經明行脩者當官而治庶幾萬一得達於政乃今下自黃口上逮白毛習詩者舉無筭也第相與視為蘧廬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得功名即休耳燧人氏制火用將烹享以祀上帝而後世秦始皇用之

以烹儒燔書豈不悖哉不佞少嘗游于携李里中駕
看雙湖秋水如鏡芙蓉芙蓉菱芰楚楚可摘不佞仰而長
訝俯而細歛咳曰夫非澤國之甲秀而有道者之窟
宅與豈其無歌咏性靈來而可與言者與於是遂得
徵于高戴兩君兩君自束髮聲已籍甚其于書自咸
場兩京以至子史稗官之家無不撫其英咀其華時
發其濩落不群之氣而寄之於詩故讀其詩如湘江
白雲舞而歆下而其人如歐冶尺鏘噓風雷之聲而
射日月之色也亦奇矣蓋兩君投分非偶分則為主

僻合則為宮商和之至也和之所極將金石之所不能聞而矧其詩又所以聲之者乎今日者聖天子御宥以來天下鳳鳴之士賡和國家之盛治而兩君其入也不佞請拭目俟之

詩經傳旨一覽序

詩蓋三千篇矣此孔子未刪詩以前詩也刪之後得三百五篇皆以合韶武之音而詩乃隸于經焉詩蓋有管詩稱詩韓詩毛詩矣又其後言詩者有翼匡師伏生食徐敖韋氏諸家之學矣此朱子未傳詩以前

詩也傳之後凡數萬餘言皆以黜彼此異同之說而詩傳乃隸于學官焉然則詩之為經乃六籍之喉襟而朱子之為傳乃全詩之羽翼也哉我國家明經取士士業一經者輒令取衷傳註必句釋而字解之此雖訓詁之家而亦足以發明聖經之宗旨匪是則談理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而甚則離經畔聖其害不可勝原耳海內治詩之士首談說三吳而三吳則首談說王太傅唐中丞薛考功瞿少宰數先生太傅則震澤派中丞考功則毘陵派而少宰則海虞派

也海虞自少宰傳經以來經生業詩者十七八而以
詩名家者十二三蓋稱葩經林藪云薛子希之少負
才名長為士望凡百家諸子之籍靡所不窺而獨於
詩傳討論加詳焉其言曰風雅頌三經之章章各有
體賦比興三緯之義義各有宜閭閻里巷郊廟朝廷
忠臣孝子烈士貞女一唱三嘆之歌歌各有指乃為
提綱挈領覃思殫精或日旰忘食夜分廢寢不對客
不闕門者經年而傳旨一覽之編成矣是編也希之
玄解在心借書于手大都以傳譯經以意逆傳一展

卷而宗旨了然有張數家之說者務擇所安不為持
兩可其章句小儒割裂大義雖辭辯如雲不能難也
以故強記博綜之彥服其多通含經味道之生推其
淵識莫不北面資敬注意高仰之若門下士徐長文
樞衣登堂其服膺師訓尤篤遂繕寫付之剞劂而希
之持以問序于余余惟今世經生者流家自築一宮
人自操一鑿其視經傳不啻土直弁髦夫豈惟與之
背馳且與為讐敵也者無乃離經畔聖之甚歟若希
之此編可以掩映先達領袖後進而為紫陽氏之忠

臣已余不敏髫年受詩斤斤守其傳說不敢悖間嘗
取註疏疏義大全諸書及震澤毘陵海虞數先生之
講解輯為羽經衷說以庶幾風雅一家而今猶逡巡
甲乙之途未遑考訂成帙願以異日者得奮其筆而
伸其紙也雖然如希之之著書何可不壽之梓以傳
而余則安敢灾木請藏之名山以俟後世有知者

重刻朱子家禮序代

蓋不佞嘗業禮經讀文中子而知冠婚喪祭之禮其
不可一日廢于家偃于國格于天下也所關非細故

矣宋紫陽朱子所著家禮乃蒐羅古今之籍而就其
款要芟夷增潤之摠之不離謹名分崇愛敬敦雅去
浮以附宣尼從先進之意犁然自成一家書而治平
之矩寓焉此誠陶冶世風之寶鑑也 明興表章經
術苞舉藝文嘗以家禮編之性理大全中頒行天下
無不戶習而口誦之漸靡以迨晚近而縉紳韋帶之
倫徃徃視禮如土苴芻狗間有一二行禮者或楚楚
按三加之節或雍雍媁兩姓之歡或慘慘致五服之
哀或總總陳四時之薦有不共嗤黜以為灰塵而相

詎病者乎嗚呼此猶築室而去其鑿契積水而壞其
隄防也此夫踰繩越檢蕩然無禮之人也人而無禮
何不獸禽而夷虜矣不佞自束髮侍家大夫動必以
禮為程而言必以朱子是書為訓旋而荐于鄉上于
春官分符于大江之南每一念至過庭于禮廩廩不
懈也嗣後霜露既濡簿書再縮曾無寸晷之暇以服
膺先猷而家禮之刻終闕如焉此則不佞所日夜刺
心也者歲在昭陽之春不佞復知海虞事遡以華亭
丹徒之政合之而幸獲滿考矣此中廣文先生某某

者率諸士持文踵縣門為賀不佞避席媿不敢當且
媿無以報稱諸士子之雅于是捐俸若干稍稍為諸
士筆研助而諸士逡逡巡巡謝未有以承也廣文先
生揖而前曰使君無已盍付之剗剗以型范後學可
乎余惟今世諸子百家之言汗牛充棟而揭其有關
世風者當無先家禮一書故遂授而梓之此紫陽氏
加惠之盛心而亦家大夫垂訓之遺志也夫海虞子
游所產之邦故稱文學梓里而諸士子湛道德之實
被龍虎之文舊矣尚亦于家禮綜覽其義旨而軌式

其模範也哉則庶幾乎廉耻篤于鄉閭和僻銷于胸
懷處而成禮樂之風出而播弦歌之化固不難也不
佞濫竽守土竊不揣私心願以禮為諸士標因喜而
搦管弁其首

武舉鄉試錄序代

萬曆歲在甲午為今 天子御極之二十二年當大
比文士秋八月役既竣矣至冬十月復當大比武士
此 國家文事武備三歲間行之盛典也不佞某奉
上詔旨按事三吳而會有武闈之役乃合四郡所遴

士而摠試之一試而得騎射之士策馬而命中者若
而人再試而得步射之士加遠而破的者若而人三
試而得籌策校論之士操觚而陳說者若而人于是
書其名并其技其言為錄而不佞因為之序夫我

明自 高皇帝開荆以迄于今承平二百餘禩宇內
安于磐石寧于靜瀾宜永世不言武而 天子神聖
在宥又豈非載戢載橐之秋乃邇年以來賀蘭羽檄
星馳遼左舩艦蜩集亦既北患虜南患倭稍稍多故
上且仄席拊髀而在事諸大夫有言南北事者往往

言兵亦復徃徃言將則將非今所急需者哉請以將
論夫將固有不同者胸藏龍虎之韜鈴氣吐風雲之
變化不出帷帳之中樽俎之上而控制天下之安危
儒將也飛英聲于料敵騰茂勛于翌運提百萬之師
而前無堅壁小挫弗損小利弗歛大將也奮梟雄之
姿逞鷲擊之氣坑人卒惟恐不盡夷人都惟恐不勝
悍將也碌碌行伍鯁鯁功名朝廷懸金帛則翹跂而
垂涎疆圉報烽煙則趑趄而却顧庸將也彼庸將卑
卑緩急安所恃賴我不願諸士為此其上之悍將當

一面之任乎其之上之大將稱萬人之敵乎其又上之
儒將坐撫三軍而制千里之勝乎夫燕趙多將蓋其
性然恒山斗絕易水風蕭則蒸撼激烈而為勁氣俠
鄴若爾諸士生長吳會間即山川毓靈恐無甚沉悍
武毅汗馬血戰之夫搏挹風雨鞭撻雷霆如燕趙所
云貔貅虎臣者故戒獨以儒將為諸士願也古有悅
禮樂敦詩書而稱名將者諸士不聞耶夫文士兼通
六藝且不廢射而武士廢其四故遂軒武而輕文倘
諸士策名于武而注意于文則以介冑而兼薦紳夫

何可盡輕豈惟 國家異日倚毗之即不佞甄收有
司推擇亦與有榮藉矣雖然詩有之文武吉甫萬邦
為憲夫使文吏可將而武吏可相若吉甫其人者方
執而出斯不亦文武並用久安長治之策哉是役也
主試者某副試者某而執事于內外者某某某例
得並書云

武舉齒錄前序代

甲午之歲三吳武試錄成余業以職事屬叙其首已
進諸士而訓迪之矣既而諸士以其姓氏編列齒錄

而付之剞劂又復請序于余余與諸士叨一日甄陶
之雅遂不以不文辭而搦筆叙焉夫齒以年數為差
有後先之義若鴈行然其少不得以踰長若弟不得
以踰兄此齒說也諸士仗劍挾策而來其與其分曹
而進其與其軼駕而馳惟是不能先人為愬齒將無
計乎舉之日某也先某也後各以其所獻之技所資
之言登之錄錄一成而不可更齒又將無須乎是不
然夫士也歲器于身樹勲于國隸名于籍秉禮于鄉
非夫以氣格任其翱翔而以賢書定其上下也者然

則齒錄之鑄獨可已歟說者謂文學之士誦詩讀書
寬衣緩帶其相與揖讓周旋不驕不亢若聽采蘋采
蘩之歌而按騶虞狸首之節者齒可序也廼武弁者
流則秣馬枕戈超距投石以為英雄氣魄爾爾即準
繩矩矱無所用之而稍不如意則脫巾投地反顏叫
號其何齒之與有吁嗟乎世之武士而皆若此即百
千億兆詎足辱齒頰哉惟是 盛明之世右文墨而
左干戈然武士亦有讓帥讓功而免胄趨風者君子
嘉其有禮即詩所稱疏附禦侮與干城腹心云者爾

曹當不少讓而又安輕夫介冑者哉抑聞之將上不
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君夫以其無制也而
逞其雄心則亦何所不至然獨制于禮爾禮至則不
爭故其人委蛇雍容而可以折衝萬里爾曹今日為
武士他日為武臣不患不將患其將而縱橫無制其
所相先相守之禮不足以勝其相抗相凌之氣或至
操手而觸憲躡尾而招尤非諸士所以序齒意也夫
射以序賢以序不侮而文策議論則又揚確古今籌
畫成敗而翩翩乎皆有倫序之譚故諸士之與斯舉

何士持芝園集
者豈非英雄而儒雅以韜鈴效以功名終者哉毋曰
今者僅僅士耳尚未依日月際風雲而輒橫行直上
崛強飛揚為也若此者于 國家何賴焉諸士其相
與勗諸

武舉齒錄後序代

蓋不佞之備兵江南也凡戈矛甲冑之士得以職司
進而校之而屬者武弁之試以孟冬竣事御史公序
其錄及其齒錄所以規訓而儆飭之者至詳且備無
容置喙矣而不佞以故事乃得序諸末簡夫馬必

其野冀野馬產也然世不遇孫陽腰裏而駑駘矣木
必斲鄧林鄧林木產也然世不遇荆郢梗柎而擁腫
矣諸士產于三吳即微燕趙奮擊敢死者輩然聞三
吳之俗士雖習武亦皆握管拖紳豈若吹簫而取繒
椎埋而屠狗者蓋其人非材官良家子則世胃之族
生而食餼于官者也其所三試而得之者非執轡如
組舍矢如破之倫則矢口而談古今決勝敗如指掌
者也以彼其才而今日甄之收之以與斯舉可不謂
遇時哉雖然劍斷割則知利士驅使則知賢今而後
可上

爾將出而任將帥之事矣故前者武錄之序序名後者齒錄之序序年序名者以獻 朝廷為他日主司重序年者以次昆弟為他日同事光也然非任使得當安所得賢者稱之而賢與不賢其人載在簡冊按而觀焉夫安所逃遁也者然則錄成而序齒寧可闕歟夫齒序則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後材官不得以技能而驕世胄世胄不得以鼎貴而傲材官雍雍穆穆不吳不揚即戈矛甲冑之流且進而與詩書禮樂者伍矣世人每每崇文抑武如此武士者亦將抑之

乎然猶有說焉經曰當仁不讓于師夫讓起于後先之相遜知齒則知讓矣故讓者弟子之于師非所論于當仁將帥之于 國家非所論于當事者也藉令諸士彬彬于序齒之義而遇事不敢當當事不敢先輒袖手旁觀左盼右顧而無能為 國家建旗鼓樹爪牙以寄一面八方之重夫乃非嚮者所以三試意哉余故述御史之旨進諸士而申諭之者如此云

何氏芝園集序完上

